

祝  
子  
罪  
知  
錄

祝子罪知錄卷四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匿非近黨

韓愈

系曰愈晚年有聲樂而服金石藥見張藉白樂天  
詩愈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于女妓戒人服  
金石而自餌硫黃

孔平仲

又曰韓愈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朕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而謝表云臣于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于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而責罪嬰釁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其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于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表論不侔

洪邁

又曰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後作答孟簡書似無特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立教而已可盡信乎此又可笑

陳善

又曰愈論佛骨之說始于傅奕特敷衍其詞爾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怒之深也愈至潮州以表謝憲宗曰愈欺我但謂事佛則年代不永憲宗固不善聽諫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同

又曰韓爲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及

潮陽之行瘴海溟濛炎風酸攪向來豪勇之氣銷  
鑠殆盡其謝表中披訴艱辛真有悽慘可憐之狀  
至於佛法亦復屑意答孟簡書云有大顛往來云  
云及造其廬并來時畱衣爲別文豹見宗門鏡要  
記公與顛問答疑其誕謾觀公此書似不誣也

豹

俞文

又曰退之誚京師富兒惟能醉紅裙然退之未是  
忘情者自有二妾曰絳桃柳枝又有詩云銀燭未  
銷窓達曙金釵半醉坐添春豈空飲文字者耶

顧文

薦

演曰愈資卓絕如彼奈何表語必事佛之不壽爲爾確覈乎以爲果然妄矣不知嘗試以言之欺矣姑劫君耶益非勿欺善道于諫術盡無取與後來諫懿宗驪山事者同條宜憲宗之不聽矣既而憲之末年唐之祚不遽促絕如其言又啓後世之不聽矣何其不善言也後人取其事而矍其言非慎思明辨之道亦過矣

又曰愈以三書自薦時宰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云

云論語云夫子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孟子曰  
所就三云云愈之嗜進一至于此其于道義掃地  
矣而其言又躁忿遽非人之政治又欲朝廷因已  
之爵祿以誘致天下之遺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  
有守道抱義者愈不由其道而往所謂與鑽穴隙  
之類其操履可知矣

右用荊嵩劉謐語

又曰于頔陰蓄異志迫脅朝廷乃少誠元濟之流  
亞而頔爲相愈上書媚之稱其有聖賢之言行又  
稱其有德有言擬以商周之臣其諛佞不亦甚乎

同

又曰潮陽一斥周章惶怖遽奉書天子訊其封禪  
意在貢諛冀脫其遷謫不思封禪二帝三王之事  
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道善斥百家  
不經之說安得纔遭廢斥遽自衰謬卽以秦皇漢  
武事其君乎同

又曰方士毛于姬者左道亂政者也愈方苦于斥  
逐而于姬報之以喜兆乃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  
曰兄言果有徵卽掃廳屋俟兄一日歡笑何其不



知命而易動搖也。愈謂仙翁異人，詆佛爲異端，爲  
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兄事異人，何其無定守也。

同

又曰黃陵二妃廟者，非祀典之神也。愈謫懼死，至  
洞庭乃求祐於二妃，及得還，出財治其廟祀而爲  
詩以誌之。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誨也。又曰丘之  
禱久矣，夫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爲回耶？求福如此，  
旣詆佛爲夷鬼，乃泚泚俛俛，搖尾乞憐于婦人之  
鬼，甚矣其不知耻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既得之患失之諂于頤以取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

同

又曰黃璞作歐陽詹傳譏詹以娼婦一慟而死爲不孝孟簡詩亦云後生莫沉迷沉迷喪其真愈作哀辭又稱詹事父母盡孝仁於妻子蓋私其黨而自欺也

同

又曰愈答崔立之書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終始作唐一經垂之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孔子作春秋尚不自謂經稱經乃後儒尊之云

爾楊雄作太玄准易漢儒比爲吳楚僭王韓子何其僭也其所云云志欲爲史耳然答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爲謂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其勇于空言而怯于果作可笑也誠前所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茲狂妄耶

同

又曰士居富貴而忘貧賤退之爲吏部侍郎與貧賤水火相去遠矣何以知之不禮于呂山人也山人旣來之則安之不能安之而以書誚之况望餘

幸乎

顧諫

又曰校其聲色之好則與惟醉紅裙之誚戾金石之餌則與志李墓之譏者一服食以覲壽則與不能從學仙巢神山者反答孟書與顛交密則與素諸闢佛之論背是其事皆言行不相顧也謔浪博鞠諸事又不足評蓋本自性倨言輕氣不持重者至如表誓求加殃咎而不怨悔憲宗幸不誅殺稍置邊裔方至未久悔恨求哀乞憫之不暇至云死而不瞑且後獻諛貢佞頌功勸侈其辭縮而卑屈畧無羞耻駢觀二表薰猶冰炭居然二人蓋其

素無操執、平日諛言截截、不遭詰難、兀然自高、既已習慣、一旦試爲悻直、沽名之舉、不意卽斥、不能自忍、醜態畢露、雖謂之鄙夫、患得患失者、其亦莫能辭也已、如其向時忠鯁嫻悌、政事之良、自不相拚、

又曰、張耒謂愈能文而不知道、又以爲擇不精、語不詳、而健于言者、可謂善評、然斥其空名虛位之說、則未然也、其曰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亦皆聖人之意、如易稱君子小人之道消息、一君

二民二君一民孝經言皆在于凶德之類不可悉舉愈於道固亦知之而未瑩徹凡其失正自以志過而行不副氣輕揚而言不怍耳

### 陸贄

系曰德宗謂贄曰卿諸道饋送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韉之類受亦無傷贄上疏曰鞭韉不已必及金玉云云天子今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僻不受而已何必上疏此陸贄之賣直

孔平仲

又曰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

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  
不無天譴也。趙德麟

又曰異聞集云、德宗一日見侍女、上問所從來、曰  
故相竇參家奴、因泣訴參死之冤、上怒、贊曰、我重  
伊、嘗呼作陸九脫、伊綠衫、便與紫衫着、我使竇參  
方稱意、須教我殺却、伊平時嘗恨無權、及權在伊  
手、又却軟如泥團、野史雖未可盡信、觀其區處、劉  
士寧爲李萬榮所殺事、可見其卒于貶所、或者殺

竇參之報與。俞文豹

歐陽脩

系曰公爲叅政首議追尊濮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旣求去出刺河陽自此與歐公絕歐薨富公亦不祭弔

邵伯溫

又曰脩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父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卽自縊死又論王舉正晏殊賈昌朝又凌景陽嬖富人女賈有章賊魏廷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類極多

王鉉



又曰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且實爲參政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心知得罪于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臨終乃欲僧服削髮何所補哉歐陽作碑悉隱不書此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耳

洪邁

又曰脩任河南推官養一妓時錢文僖爲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錢錢屢諷而不之卹一日宴後圃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錢責妓云未

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着，覺而失釵，猶未見。錢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爲償汝釵。歐卽賦云：柳外輕雷池上雨，云云。遂命妓滿酌賞歐，而償妓釵。咸謂歐當少戢，不惟不血，翻以爲怨。後脩五代史，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錄說錢數事皆不美。希白嘗戒子孫，毋得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歐後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托，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時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之云：年方七歲，正是學簪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

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  
深、十四、五、閨、抱、琵琶、花、妙、尋、堂上、簾、錢、堂下、走、恁、  
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其、題、出、通、  
其、變、使、民、不、倦、乃、云、通、其、變、而、使、民、不、倦、賢、良、伯、  
唱、云、試、官、偏、愛、外、生、而、於、是、科、場、大、闕、皆、報、東、門、  
之、役、也、錢世昭

又曰脩逆禮、導諛反經、妄議必欲致太后手書、令  
帝稱親、濮王爲皇妻、並稱后、使議果行、則天位置  
之何所、屬之何人、而仁宗之望孤矣、旣爲范

鎮等所攻、詘于公議、遂譖鎮于上、嗟乎、脩旣失禮、廢義、不能反躬自責、復設心如此、其與教女妓陰習人書、改伊周爲伊霍者、奚間焉、雖論朋黨以扶世道、脩五代史以明治統、何足以挽追崇濮事之失哉、若脩亦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者也、孔子曰、治國無禮、猶瞽無相、悵悵乎何之、脩之謂矣、史斷

演曰、歐好訐人閨門、而爲人糾舉、亦多以中冓如子婦事、記載甚多、又甥女事、更一端也、妓遊之荒更二也、大率旣位宰輔、負一時極望、公者以爲爲

之諱也。私者畏其鋒而莫敢直也。諸事必有必無亦未可遽定。而當時昌言不一如此。又豈皆憑虛而畧無一二情實者乎。後學又以文宗歸之。故到于今猶不能置議其間。殆有甚于其生時者。蓋後生膠固耳目。惟恐犯不韙耳。博學明辨。當如是乎。若其學術。則尊濮一事。公悖經典。殆於小人之無忌憚。他復何計。情迹皎然。彰明尚爲營護。蓋覆其何理耶。要之脩有才能文。而偏傲淫放。欺世自高。本其凶德。至于刻深險詖。傾陷士類。又由伎忌而

有之乃成大惡謚以俠狠猶未盡之况反譽耶休  
休之度正其所無視王日輩猶不及欽若丁謂相  
遠幾何而論者以匹于范韓富公何其悖顛大冥  
之抵乎是

又曰歐公考塋隴江阡永豐後奉母合塋作表塋  
後不復歸故鄉卜居潁昌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  
之意後周益公歸休尹直卿賀詩云六一先生步  
吉州歸田去作潁昌遊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

原白鷺洲

羅大經

系曰永叔與謝希深田元均尹師衡在河南携官  
妓遊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  
答

孔武仲

又曰濮議之始脩苟以濮王不當別議尊則韓  
琦必不或異自此議啓于政府而羣言交攻惟修  
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今也  
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諛嗣君薄大統  
而厚本生於禮經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而修遂  
無辭其責焉豈非久叅大政當補相位略萌覬覦

之心遂爲迎合之計、以至此乎、及作五代史、于晉  
帝柴世宗之事、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  
證其前日濮議之爲是、近于欲蓋而彌彰矣。劉定之

### 石介

系曰介始創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歐陽脩初  
未有是意、而介力諭之、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  
之、及爲慶曆聖德頌、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  
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且時已異  
推憲宗之意而成之、不害爲獻納、豈有天子在上、



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擅參予奪於其間乎孫復

與脩亦謂不然

葉少蘊

又曰介專以狂直沽激爲務人多畏其口有薦爲  
諫官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

田宣簡

又曰歐陽公與介書言其石刻字怪譏其欲爲異  
以自高介答書皆調辭至謂書乃一藝雖至于鍾  
王不過一藝已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歐  
復之謂堯舜周孔六藝書字點畫曲直皆有說今  
以直爲斜方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甚

不可也。如納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不可也。」觀介答書，其強項不服義，設爲高議，以文過拒人，時方甚少，不知後少悛否。朱弁

又曰：介作怪說二篇，一斥老釋，一專斥楊文公。公文藻敏贍，搖翰雲飛，與王文正冠忠愍爲知己，以道相許。范公謂其有命世之才，歐公稱爲一代文章之豪，乃斥爲怪人，豈理也哉。同

演曰：介怪民也，言僞而辨，行僻而堅，聖王所誅，自

本怪而更以世之常爲怪斯正理勢必然無足怪也其怪說謂神仙黃金術世皆必無而以漢梁二武爲徵不能窮其本抵而說其影響與斥楊同一謬謬論如此而時反重之蓋庸人眩其怪行而逐其虛聲無足論也大抵宋人之見皆爾

趙鼎趙汝愚

系曰鼎宗伊川之學高宗曰鼎遠過人但忒信冊子上說話文豹謂講明義理別白是非則須學術酬酢事機區分利害必用世法文學政事孔門已

分爲二、剽繁治劇固非沉涵章句者所能辦、臨機制變尤非牽制文義者所能爲。俞文豹

又曰汝愚當韓侂胄謀立寧宗時許事成日授節鉞、旣而僅遷觀察使、侂胄謂汝愚不過蒙成乃自據相位、專其功而置已干度外、始有逐汝愚之謀、汝愚覺之、引朱熹等諸道學以自壯、然宮中及時之議皆歸功侂胄、熹等屢白汝愚、侂胄怨望甚、宜厚賞酬其勞、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汝愚不納、劉弼謂侂胄、趙相欲專此功、日引

虛名之士以植黨君不但不得節鉞不免嶺海之禍。佞胃恐甚於是其黨有推戴汝愚諸說。汝愚竟貶卒而僞學之禁起在佞胃不足責而當時諸君子駁之亦失其道以致之也。周審又葉紹翁大畧同

沒善近刻。

柳宗元

系曰宗元等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于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其人旣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強以求

列于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要其終。能自別于小人者少。何議彼哉。

王安石

又曰。讀其就桀贊而憐其志也。伾文雖小人而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然學者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卽位。則疾不能言。事皆斷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外。又云。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倡和採聽外事。此其朋黨之迹也。其專權竊柄。誠爲可罪。然觀帝卽位未幾而首貶。

李實次罷官市。次禁毋令寺觀選買乳母。次禁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橫暴閭里。次停鹽鐵使進獻。次出後宮三百人。次用姜公輔蘇弁爲刺史。追陸贄鄭餘慶韓臯陽城赴京師。以出後宮併教坊女妓六百人。繼罷關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事。人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爲之歟。而世不之察。徒罪其朋黨。則亦見其不恕矣。春秋之法。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青廢德。責備而言。則子厚之罪在於附小人。以求進。若察其用心。則尚在可

恕之域。况一時之善。有不可掩者乎。陳善

馮道

系曰唐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孫光憲

又曰馮瀛王詩雖淺近而諳理若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不要



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  
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  
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  
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  
帝不能死節而余嘗採其所言所行參相考質則  
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  
晉之末與虜結讐懼無敢奉使者少帝批令宰相  
選人道卽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爲墮於

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賣已。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終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迂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卽未嘗有所顧遜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

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吳處厚又顧文

薦大

畧同

又曰。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仇。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旣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相之。子貢問之。孔子答之云云。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仲之相桓公。孔子旣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于仲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

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私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義。有補于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于

晏子庶幾其無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典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而道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而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

平日太祖嘗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苦。道行未反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甚矣士生五代。立于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于溝瀆。何異不幸而仕于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不恕哉。

善善過短

白居易楊億徐鉉寇準

說曰樂天忠綆委順大年忠亮清介騁臣冲直忠誠世獨稱其文爾準人品高絕時輩獨以天書一端自累隋珠芥類和玉點瑕論者亦不失倫謂不及王旦輩則誤矣

系曰億在翰林丁謂初叅政事億語同列曰骰子選耳何多尚哉未幾歸陽翟別墅

王琪

又曰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億不作詩於上前真皇遣近侍諭旨作詩大年竟不作

作

張舜民

又曰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爲利變章獻寵冠妃御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壺則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初議封禪億又諫止遂被讒

田宣簡

蘇洵軾轍

說曰三蘇皆具超代之才蓋世之氣博極之學並雄于文而軾特豪宕洵轍蒼邃由其浩博邁亘古



也故其諧道中理契人心當事機者不易及亦由有是數者而有偏逐肆騁蓋道戕理過於人情物則者焉士也以其不可及者宗仰焉而并含藏其不合之作是弗可矣或以其過諛者厭憎之而遂將一棄其是者亦弗可矣此謂其言然也當時與後世士之於軾也譽非所譽譽其小而遺其大毀非所毀毀其小而遺其大忠君澤民風節峻潔其善之大也文學一藝小也郊議蔽上遂非過之大也聲色謔浪與程黨事小也如以其行軾之大閑

高矣。小德無庸紛紛。父弟不可班也。惟最誤者。合  
郊之談。兄弟比周。至作計掩覆。要君遂非。斯平生  
之累也。党事蘇程得失。庸鉅非魯衛而齊楚者。近  
時有檇杙之詆。乃黨之遺孽。

系曰。軾謁司馬公公與論事。語言不窮。軾謂公曰。  
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公大不樂。更  
不復語。呂希哲

又曰。蘇明允本好言兵。見西師久無功。因挾所著  
書來京師。王安石獨不喜之。乃作辨姦韓魏公爲

樞密使士卒驕惰欲陰圖以計裁制之明允遽爲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大駭謝不敢再見而微咎歐公富公當國亦不樂之故久之無成而歸

葉少蘊

議三蘇者尙多不具述

惡惡過長

韓侂胄

系曰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銓請斬檜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柎復出使竟函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戰者亦不免死一是非果何

如哉。蓋孝宗銳志恢復，侂胄習聞，且值金虜侵微。於是患失之心，生功名之念，起殊不知時移事久。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任情妄動，自取誅戮。宜也。身殞之後，衆惡歸焉。其間是非亦未盡然。多私讐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

周密

李煜

說曰：不死罪矣，亦圖爲孝而不遂，遂至負冤殞族。哀夫！以小事大，亦有一道。時人獨責煜，哂煜不已。而不責匡胤、匡胤果賢於煜乎？此是國人之語而

無辨之者、錢俶輩則靡矣、

譽之不盡

范希文司馬君實

說曰二公才德備全、表裏純瑩、幾於聖矣、

著而不揚

歷代史忠義傳、不復備列、亦稍有淺深、純駁、大行立矣、

梟跡不原

李陵字文虛中

系曰虛中在虜作三詩有曰鑊邪利劍今安在不  
斬姦邪恨最深又曰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臂  
不汝忌又曰不堪垂老尙蹉跎有口無辭事奈何  
又曰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乃始  
陷虜時作所謂一死渾閒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  
效范蠡曹沫之意乎後虛中仕金得其柄令南北  
講和太母獲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某年八月間  
果謀作蠱沫之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知  
變虛中覺有異急發兵直走虜主帳下虜主

不得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

丑也。

施彥執

### 盧多遜

說曰。宋人咎盧比廷美異趙普。廷美之事不易言也。今果有之。匡義可攘匡胤之位。廷美不得討匡義而繼先君乎。此亦一道。然猶近乎。因以爲利。盧誠佐之。尚當可否之間也。廷美無故而匡義謀戕之。因引盧以就事。盧也。完然無毫毛之辜。

系曰。多遜得李穆移容州。未渡。巨浸忽見。江南李

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  
主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歿

王明清

祝子罪知錄卷四

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五十四



祝子罪知錄卷五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趙普叛臣

說曰普既助匡胤之篡又助匡義之篡痛絕匡胤  
之後窮致盧氏之辜助胤叛周也助義叛胤也事  
狀大明何勞議擬昔樂羊殺子君爲不可托孤普  
視殺主之子如草芥背主之約如仇讐匡義燭之

德而不罪、宋人爲國諱惡、但譽其政業而加飾之、  
政業、二三蟻封也、大惡、丘山也、後人非徧義臣子、  
非普家奴、何諱之有、尚隨曲鬼之繆顛乎、

系曰、普一日召錢惟濬、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  
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爲元帥官也、請具所  
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重疊、冀在必致、惟濬歸白  
其父俶、俶曰、上有行遣、卽自行、何假吾狀、惟濬等  
懼、普、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俶給令、取所與  
大臣物、藉密焚之、謂惟濬曰、吾受上恩、上所顧者、

以金帛爲土物、非他求爲上官也、侍中亦有之、亦有見人將溺、而又加石乎、後果知其事、非太宗意也。錢惟演

又曰河南府歲課修內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曰爲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有旨候普宅了上供、

張舜民

又曰普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荆、其後園亭榭、制作雄麗、見之使人竦然、太祖幸洛、初見柴荆、旣而觀堂筵、以及後圃、哂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同

又曰雷德驤言普被貶其子有隣訴寃鞫得其實  
出普知河陽復德驤官擢用有隣後普復入相德  
驤乞致仕太宗曰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

吳處厚

又曰兩主開基失早圖判官作宰太模糊曾論本  
是興王典只恐胸中一字無

岳正

又曰普佐成帝業元勳也然迹其行事而察其心  
乃刀筆之猾胥市利之小人耳夫昭憲遺旨有無  
不可知使審有之普當曰先后顧命不可違陛下  
當傳秦王及德芳以慰后在天之靈使無是命當

曰先帝創業艱難不可使其子不得享之異日神器當授德芳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言之謬歟得非普追憾太祖罷其相位而進是說歟且普亦思太祖所以罷已者乎夜幸其第嫂呼其妻帝之恩禮何如南唐白金吳越海物命之受而不疑帝之恩禮何如奈何以末年顧命之薄圖今日樞軸之寵嗾奸人以告變進邪說以逢君知利而不知義顧身而不顧國此猾胥之所爲豈大臣之道耶嗚呼普真小人哉

何喬新

又曰普謂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  
太宗致太平何其言之不忤也考之於史普之相  
太祖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而已其相太宗也  
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已其於論語所謂四  
代禮樂之制五美四惡之說蓋獲乎其未之及也  
至於營邸店以規利不可謂之廉市巨材以治第  
不可謂之儉誣馮瓚李穡等以快私意不可謂之  
公意圖再相則媒孽廷美之過追怨先朝則進不  
可再誤之說以若所爲果取論語何章乎史稱普

每歸私第、闔戶誦書、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嗚呼、普  
特借聖言以資說、而掩其不學無術之迹耳、果何  
得於身心哉、同

刺曰王安石姦臣聚歛之臣、

說曰論安石者、繁甚亦繆甚、余舊有論系之、

系曰王安石與神宗論虐政、殺天下人、銜艾國脉、  
鬻割蒸黎、三數十年、令子孫斷骨荒漠、喪邦之半、  
遂以終、姓人盡知、自六賊檜賊似道賊而誅之、安  
石首惡渠魁、特與未滅、吾不知人之心、天之理、何

故亡也。彼哉昧夫。錄其苦節之詐。文學之細。將遂蔽其元惡歟。噫。亦其兇醜死而猶崇。此昧夫也。

歐陽

玄等又宋人也然

夫其言僞而辯。行僻而堅。二語正安石

之科條也。以安石觀於是。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不誅安石乎。安石幸免誅其身。名曷不爲誅少正卯。士不爲非。不非誅少正卯。不非不誅安石。是何據裁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才在文學。豈及衛鞅。鞅不才。睽罪。寧獨得以文睽安石。以才減安石。猶之刀微有刻文。又假曰。斯姬發之輕



呂魯之孟勞云、謂可妄持殺人、無罪戾也。今夫醜者必內諸醴、或內諸殺、安石以文學殺物、是醴殺而醜一殺物已。猶曰雖殺、吾猶愛其爲醴酒。嘉殺且微其惡聲、非心風人歟。噫、何顛冥不靈也。如是

附註譚六賊不誅安石、誅徽  
欽不誅神宗、何無度數也。

又曰安石非志殺人、期爲聖臣、以君爲聖矣。世聖治也。神宗亦將從之爲聖君、皆行之而戾焉。爾夫行之而戾、則不可已。然而何以必行之。安石意獨欲名爲臯、夔、稷、契、姬、且神宗獨欲爲堯、舜、武王而

已矣、遑恤乎殺人亂國也歟哉、然而神宗初望以蜀主唐宗、望安石諸葛亮、魏徵、信能改過遷善、爲二君二臣、斯嘉已、安石一自墮、神宗一墮於安石、終底於惡歸、神宗爲愚、安石爲不肖、哀夫、可勝誅乎哉、同

又曰、傳記小說間述安石事者、繁甚、不可勝舉、此畧記書目一二、覽者博取互參之、可以悉見本末、旁證 溫公涑水紀聞 邵伯溫聞見錄 邵博聞見後錄 蘇轍龍川畧志 孫升談圃 李氏

道山清話 晁氏客語 彭乘墨客揮犀 方勺

泊宅編 朱弁曲洧舊聞 范公稱過庭錄 張

邦基墨莊漫錄 俞文豹吹劍錄 趙彥衛雲麓

漫抄 劉宰漫塘隨筆 趙與時賓退錄

所載陸九淵記

尤 愛日齋叢抄 羅壁識遺 何喬新椒丘集

偶舉數策不遑詳盡

又曰安石目錄八十卷凡舊德大臣不附已者皆遭詆毀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耀後世者悉已有之盡出其壻蔡卞誣罔其詳具

載陳瑩中四明尊堯集

周輝

又曰宋四朝國史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奸則二僞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僞而辯王莽誦六經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

趙與時

今按此論甚當今世行新史而罕見此故述之又王偁東都事畧亦大同惟與時所載陸九淵記不當新史所論全用朱文公語竟無折衷可笑

演曰王安石真聚斂以文學而恕之韓侂胄一貪鄙蠢夫使至甚乃盜臣耳曾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已甚明權衡何失乎

刺曰程頤朱熹經師君子時之賢人或稱過之更以疑累

說曰二子傳經之功固大矣然經師授受自漢唐來註之疏之其力勤矣若非鄭王二孔之徒講明討究纂述紀載付畀演繹日加月益寶之如性命守之如家業歷百千載程朱雖上智之賢亦何從

而得之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先師固誨學者云爾豈虛言哉卽如六經之文亦夫子信古而傳述者幸而漢君求索表章諸儒踵生訓釋至於三國六朝唐代諸師宋儒皆輕侮之而其間明經傳業纍纍不絕至於宋代憲章具存程朱乃得就其中或加標置或爲分北之或少有潤益如取大學中庸孔孟而曰大學教人之法子思憂道之作如分析心性情才之名而各有統攝謂學者必先小學而卽及大學以爲學之始

終抽論語進孟子與孔之二篇以爲四書若是之屬所謂標置者也先儒之說取爲本抵或有異同去彼取此以成其一家若是所謂分北者皆因其有而加之力也惟性添氣質之類有異亦未審的爲夫子之旨否謂先儒之輔可也謂與先儒並可也謂先儒之駁者不及其精時有過之與之上下亦可也必以爲集大成都廢前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百千年一守不遷不知不可也抑不知果能如所望否也又不知後有起而標置分北潤

益之亦如今之於昔人者否也此以其學言也如其行則道其善者滿天下言其不善者亦有之自二子來世無治亂位無上下士無智愚賢不肖歸之如尾閭之水吾何敢犯不韙以一葦嬰之所聞似與我心同然偶得今昔者取其一二系之并當時疏牘所列學者一以爲誣而不辯證明白者尾焉吾黨慎思而明辯爲之忠臣豈不可乎或果有白玉之微瑕賢智之太過亦何傷於二子而無必漫爲籠罩之語更似啓疑興辯也女叔寬曰衆之



所爲不可奸也。愚誠犯衆，亦願就有道而正焉耳。  
系曰：哲宗御講筵，手折一栢枝，玩之，願奏不可。哲  
宗卽擲於地，終講不樂。太后聞之，歎曰：鬼怪壞事。

呂晦叔亦不樂，曰：不須得如此。

李氏道  
山清談

又曰：宋元晦按唐仲友事，蓋唐素恃才輕朱，而陳  
同文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文游台，掌狎  
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  
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  
聞大恚，自是陳至，妓無復前之奉承。陳知爲唐所

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  
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  
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米益以陳言爲信  
立索部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  
馳上時唐鄉相王淮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  
鬧氣耳遂雨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  
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并  
斥之非公論也

周密

又曰唐與朱素不相得至於互申壽皇問宰相云

云與上同

唐眷官奴嚴藥奴文公捕送囹圄提刑岳

商卿行部行決藥奴乞自便憲使問去將安歸藥  
奴賦卜筮子云云使笑而釋之予謂楚則失之齊  
亦未爲得怒於室而色於市藥奴何辜而遷怒焉

俞文豹餘尚

多大畧同

又曰朱欲搥唐罪遂指其嘗與藥爲濫繫獄月餘  
藥雖被捶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  
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狀吏因好  
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况已經斷罪

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耶、藥曰身爲賤妓、縱是與  
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  
以汚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詞旣堅、於是再痛  
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  
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改除岳爲憲、憐  
其無辜、乃判令從良、同

又曰、朱之劾唐上將、責唐王以唐自辯、疏與朱章  
竝取旨、上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  
朱程學、唐蘇學爲對、上笑而緩唐罪、後朱之子在

趨媚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忤准、異矣。程源爲伊川嫡孫、鬻米臨安、無慘姝甚、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勦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遷至寺丞、程朱皆掃地矣。

葉紹翁

又曰、朱子以紹興十三年、卜葬其父喬年於崇安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爲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朱子卜得兩地、而欲兩承其吉、乃於明年五月、遷父於白水里、鳶子峰下、而葬母於建陽縣天湖之陽、兩墓相去一百里、而爲文以記之、愚謂易重

咸恒禮嚴夫婦故婦人非出非嫁未有不得與夫  
合葬者詩云死則同穴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朱子  
惑於風水之說而使父母體魄遠離神靈相失是  
豈心所安乎後世篤信不疑一切視效凡父母終  
必欲兩占吉地以求福致使獄訟紛紜亡身喪家  
而終不悟其非也吁亦蔽哉盧格

又曰朱子作感興詩二章論仙與佛愚謂仙佛皆  
方外之教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朱子謂佛無而仙  
有注參同契以貽後人近世士大夫藉爲口實携

丹鼎延方士、廢人事而不脩、至有多買少艾爲基  
煉者、苟以正道關之、則曰爾賢於朱子乎、夫長生  
美色、人人所欲、固非朱子教之、特不當助其瀾耳  
同

又曰、鄭玄有論語註、而集註絕無其名氏、默而識  
之、註云前說近是、君子學以致其道、註云二說相  
須、前說二說、伊誰之言歟、大學知止一段、或問與  
章句不類、中庸十三章總註、與本文相悖、則知本  
文章句、非朱子之註、卽此而推、皆可見矣、夫諸儒

忘餐廢寢沒齒註書亦欲嘉惠來學垂名來世朱子集其言而不著其名聲迹泯然無復可認或曰集言不必人曰不然亂治也書馬氏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書鄭氏惟辭義精深者乃不書氏爾吁一儒有功諸儒盡廢廢者有知寧不痛恨耶吾非陰厚諸儒公而已矣同

又曰或謂所論朱子集註不備著諸儒名氏愚聞朱子初編論孟集義中庸辯畧等已備載諸儒之言而錄其名氏又有或問以辯其得失卽諸儒因



不患於無聞矣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

者之誦習其不詳錄者蓋省文耳非沒其善也答

之曰論孟集義中庸輯畧世既不傳無憑質對若

夫集註章句集傳諸書凡無憑按者疑皆諸儒之

言朱子既不備列諸儒姓名於篇首立爲凡例而

章下姓氏或書或不書聲迹隱然無復可認至於

音釋衍誤一氏不遺如陸氏曰一作于吳氏曰白與無字通用胡氏曰子曰疑

衍文陸氏曰瓜作必程子曰親當作新孟子曰張鄒皆云衍文也之類固非揚善亦

非省文也如鄭康成有論語註而通篇不註鄭氏

子路宿于后門鄭玄註云后門晉城門外朱子改作地名蓋欲小異耳然有晨門則非地名矣又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蓋曰惠朱子改作食邑寧若食采之爲當哉他如巧笑倩兮默而識之于見南子于溫而厲亂臣十人周有八士君子不以緝繳節君子學以致其道詩註皆不註名氏有大學註而止書命鄭氏作慢有中庸註而止書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三節或問惟說鄭本亦不顯言鄭註又如趙岐專註孟子陳臻問兼金章高子問小弁章孩提之童晬面盎背皆用其註而不書其名似茲隱沒難以遍舉

詩經用毛萇鄭玄等註尚書用

孔安鄭玄等註楚詞用王逸等註多不著名氏

夫諸儒嘉惠後學亦欲垂

名後世朱子獨專其功諸儒泯於無聞非至公至當也吁漢唐諸儒直是說夢孰知天下後世盡讀說夢者之書哉真本若出、不謂夢矣、○按陸九淵嘗曰、人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可厚誣者、此亦當時之公言、因附見之、

又曰、或問朱子語類中、有可疑者、如譏漢唐諸儒說道理者、直是說夢、如何、曰、諸儒註解經書、推明義理、皆有功於聖門者也、特其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氣質當之、一字不明、幾於說夢、吁、孔子非漢唐諸儒、亦豈以氣質爲性耶、稱秦檜之有骨力、如何、

曰賊檜窮凶極惡非骨力也冀都好風水如何曰  
南宋山西屬金朱子疑未到也云云或曰天下皆  
宗朱子子獨明其未盡然者竊恐語聞於朝或得  
罪奈何曰天下宗朱子謂其明孔子之道朱子註  
傳中頗與孔子不合甚至教學者莫看孔易幾於  
悖矣今所辨論無非推明孔子之道不應空受僭  
妄之責云云

同

又曰朱子謂岳飛亦橫且飛誓心天地唾手燕雲  
忠憤激烈與孔明同而戰勝攻取殆爲過之天不

祚宋千載痛心朱子目擊其冤所言若此何耶同  
又曰晦菴家墓乃觀溪山向背而自爲之嘗言山  
間沙開子孫當入朝景泰間召其九世孫挺爲五  
經博士其沙忽被水開其驗如此陸容○按此雖  
然其爲之也豈無意於後之利達  
歟若以盧格之言參之尤可歎也

演曰當時詆程朱之言具在道命錄今不縷列惟  
沈繼祖論朱之疏最甚大畧謂其事魔廣徒以規  
名利已且富貴令母食粗毋每以語人又赴鄰招  
歸謂朱彼亦人家有此好飯累召不行而監司郡

守招之輒往蓋辭小而要大及朝至而夕饋耳有連姓者書責之而朱無以對孝宗之葬欲官蔡元定及附趙汝愚而請改卜以誤國及升經筵取次對既用恩例封贈父母奏薦子弟換易章服乃佯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又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兆欲得之備用逢迎以學與護國寺兩易爲朱他日可得之地絞縛聖像手足墮損又曰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宗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

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必與偕行、謂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能齊家可乎、知南康則妄配數人、而後爲改正、帥長沙則還詔赦而斷徒刑者甚多、提舉浙東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能治民可乎、又據范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之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卹其暴露、謂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

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踵至、一歲動以萬計、謂廉以立身可乎、夫廉恕修身齊家治民皆嘉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人者、今其言如彼、其行如此、豈非大奸大慙耶。云云今按疏之所陳、學者一切以爲人所撰造、朱之謝表亦惟曰、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衆惡之交歸、亦羣情之共棄、又曰、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汚行、事母恩衰、爲臣禮闕、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覈



以非誣

云

雖云引咎而不自辯爲高然其中如

納妾占山發塚及婦之無夫而孕違詔斷刑賑濟  
不及百姓之類皆有指名何故其徒不爲一一據  
實詳具本末使學者一覽而洞然寧爲含容之說  
置疑於後世乎是不可曉也今故稍具之或有得  
其實者條而正之豈不忠於朱子而可以厭服後  
人之心乎

又曰學者定所謂道統以周二程張朱五子而邵  
馬不與不識何意若言明經之功堯夫易學不及

五子耶君實雖不爲傳註不通經耶如記踐履則邵馬之高明純粹不知於五子何如

刺曰道學固善其僞不可不辯

說曰道學之名甚尊僞學之利甚厚莫不小禍於初而大獲於後官不峻而勢益張權愈失而力轉重時君通國莫敢嬰其鋒以是黠子從之如狂從古以來竊聲利者無若此塗之捷也僞學二言爲世大諱雖宋社已亡而其弊故在士君子果有意於世道能畏禍而忘言乎

道學僞學是非得失之故稍演于後

系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  
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噓枯  
以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  
爲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  
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之書止四書近思錄通書  
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自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  
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  
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

衍緝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取膺傳。而士子場屋。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亦非本色。於是天下競歸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摘之爲小人。雖君子亦不得而辯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予時年甚少。聞之頗有喜其甚矣之歎。其後至淳祐咸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憤憤。

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爲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爲過蓋似道當國恐人分其勢故專用此一些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至掣其肘耳以致庶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之

哉

周密

又曰周平園云學問須觀其效如祖宗時爲詩賦後來以不如經義然熙豐以來用經義取士何如

祖宗時得人。又如元符後尚伊川之學。然元符以後。何如熙豐。今劉子澄輩至云。韓魏公歐陽公及其祖元公之屬。惜不遇伊川。使見之。學問功業當不止此。不知諸公乃就實行中做也。又今之學者。但議論中理會太深切。不加意於實行。如學安定。有何錯。若學伊川。喻子才。仲彌性之徒。豈不悞事。張南軒亦爲人誤耳。同。

又曰。羅椅者。廬陵巨富子弟。借徑要爵時。方向程朱之學。乃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

所授然後名家乃尊饒雙峯爲師繼登似道之門似道事敗遂長掛破摺蓬首垢面儼然貧儒往依維揚趙日起未幾似道移維揚笑謂趙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富豪十倍我輩君爲所欺矣椅知跡已露遂去復宰信豐被論而罷饒雙峯者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晦庵爲嫡孫行椅與極好又有董韓二人皆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旣掃地董韓再及椅門則絕之矣董韓俱不娶饒死二人匍匐往哭縞素負木主每夕旅邸設位哭臨道由撫州黃

震爲守津吏報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震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而震幣之極厚一時道學行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李同

又曰徐霖者以詆史嵩之及上書攻鄭寀往往沽激太過人皆薄之趙汝騰力薦不就及除著作郎卽受之舉止顛狂妄自尊大士受教者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發一語瞑目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黠



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躍起亦頓從之霖曰汝  
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相  
服破綻見其二子霖逕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  
主一合從重撻隨行一童慮吏或以果餌與之霖  
適見併廳吏解天府謂此吏壞其太極都城無不  
傳以爲笑後被疏去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之至  
目汝騰爲大宗師已爲小宗師後復疏論于是聲  
名掃地矣

同

演曰所謂道學者善取惡耶曰有善有惡曰惡有

學以道而不善者曰誠。偽之辨而已。誠者天之道也。如爲道學者名實皆誠。斯善已。若名是實非。斯偽也。偽則惡已。夫以其實偽而號之曰偽。當之者不肯公受。因翻謂號之者非。而斥之昧者。又因遂以偽學。二言爲美稱。於是混偽學之號于道學。而爲之者恣肆詭怪猖狂。姦回以至抱大憨胎實禍。而莫之救。流弊無窮焉。其在今日秉公者。箝喙不敢犯。予亦安能違衆而盡言。招尤聊復究其真。而嘗試爲之言曰。謂道學非而違之。則獲罪于天矣。

謂僞學非而違之則獲禍于人矣謂僞學是而從之則亦獲罪于天矣與獲罪于人寧以之易獲罪于天者哉何歟天誠也人僞也天也者卽彼所稱道之大原所出者也吾敢不畏之而繆其是非從違也歟夫道學之號何妨乎由三五至宋之先由六經至宋先之史傳亡之也然而道之云者由開闢而來有之也學之云者由三五以來有之也是學者必以道道與學一事也何事至宋而始有斯名歟且道者何謂也人行之路也漢儒釋爲開通

宋儒訓以通行皆謂路也。今請借路爲喻。假以京師爲路之至極。四海之欲往者必各有一定之塗。發軔于此。稅駕于彼。必須遵而履之。千蹊萬徑。不得而奪。必如是乃可至。斯則所謂道也。天地人物。智愚上下。萬有之共由者也。出乎自然而行之。當然斯則所謂理也。如是行之而果至。秦越異軌而身必抵于京師。實得其所止焉。斯則所謂德也。京師極矣。其地土山川。縱衡羅列。有目以視。有足以馳。非假人力而自有之。斯則所謂性也。知京師爲

路之至而便趨之不昧南北斯則所謂心也故道  
德心性理者一而已矣天地人物皆然也然而京  
師爲路之至極行者必當之焉有是向方塗里之  
目智者爲之示之導之此則聖人之所謂道也雖  
不必目矚足馳而京師爲路之至極本自具之不  
必矚馳而後有斯則道之本原佛老之所窺而執  
之以示導人者乃佛老之所謂道而近儒以爲非  
者也然而其究同也孔孟所謂無聲無臭無言無  
隱一陰一陽之謂與子貢所謂不得聞之類卽此

是也。至於此路之前之徼，卽有曲塗邪徑，其間所產之物，所求之用，可便得之。於是不歷通塗，不抵京邑，而便取之。以了吾此舉欲行之事。斯則百家衆類之道，或偏或曲，或邪或小，或反或惡。聖人之所謂非道。後儒之所謂人欲者也。佛老亦似之。而與百家衆類異也。是則由聖人之後，凡士所學，皆此道也。其不至或戾，如上所謂非道人欲者，乃行之不差耳。不可謂非路也。其曰道學，猶曰路行，謂學之行之而差可也。以爲非道之學，則可謂世有

非路之行哉是以六經以來無道學與非道學之  
目凡爲孔氏之徒誦習六經者皆此學也但有純  
不純至不至耳宋儒始以當學者爲道學固已若  
贅而且亦無害然使爲之者一出於誠所謂三綱  
五典仁義禮智忠信廉耻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諸云云者莫非躬行實踐表裏一致由  
是而賢而聖豈非道學之真而萬世當遵者乎奈  
何於是而有不然者口此身彼遂使不同道者指  
而翻其稱曰僞學若朱子者吾固不敢真以爲僞

而後來攀援附托而爲之者則已如所稱者之僞  
千詭百怪有不勝言而不容掩者此則其徒之罪  
也竊其名而反其實既享其名又收其利所謂名  
利之兼得者非徒今世之罪人先王之罪人聖門  
之罪人而亦程朱諸子之罪人也亦由其有是規  
模格式家數自聖人來歷諸治亂朝代從皆無之  
而忽然朔造締構於趙宋者有此門面塗徑有此  
標榜名目故其流弊必至於此豈不可痛悼哉愚  
雖不敏此固天下之公言也程朱行事或謂可疑



者愚亦安敢決定而昌言之惟願學者於道學之  
云必從其真而不從其僞不在門戶而實務踐履  
端其操存而坦其軌轍毋作聖賢天地時世之羞  
適以欺已罔人併累程朱之真而實獲罪於天焉  
耳若從僞之害如系語所畧舉者後來更甚不可  
具陳蓋未知所底止而孰能回之嗚呼賈要爵起  
厚積而又釣嘉名前此鄙夫姦宄列在清書斧鉞  
者其術皆在此下則滔滔者亦安得而不爲之耶  
痛矣哉